

sunco
三采文化

James Dashner

詹姆斯·達許納 著 陳錦慧 譯

WICKO宣布：解除記憶封鎖，所有人的記憶即將恢復。
謊言即將宣告終結，然而事實真相遠比他們想像的更加危險……

移動迷宮3 死亡解藥

DEATH CURE

移動迷宮₃ 死亡解藥

the DEATH
CURE

suncolor
三采文化

James Dashner

詹姆士·達許納 著 陳錦慧 譯

移動迷宮3：死亡解藥 / 詹姆士·達許納 (James Dashner)

著：陳錦慧譯，-- 臺北市：三采文化，2012.08

面：公分，-- (愛·上癮：8)

譯自：The Death Cure

ISBN 978-986-229-759-9 (平裝)

874.57

101015095

Copyright © 2012 SUN COLOR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TAIPEI



愛·上癮 08

移動迷宮3：死亡解藥 (完)

作者	詹姆士·達許納 (James Dashner)
譯者	陳錦慧
主編	何玉美
責任編輯	吳愉萱
校對	陳正益
封面設計	李國瑪
發行人	張輝明
總編輯	曾雅青
發行所	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13巷33號8F
傳訊	TEL：8797-1234 FAX：8797-1688
網址	www.suncolor.com.tw
郵政劃撥	帳號：14319060
	戶名：三采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本版發行	2014年10月5日
定價	NT\$320元整

THE DEATH CURE BY JAMES DASHNER

© 2011 BY JAMES DASHNER

This edition published arranged with DYSTEL & GODERICH LITERARY MANAGEMENT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 2012 SUN COLOR CULTURE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港台書

移動迷宮₃ 死亡解藥



the DEATH
CURE

suncolor
三采文化

James Dashner

詹姆士·達許納 著 陳錦慧 譯

謹將此書獻給我的母親，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1

讓湯瑪士忍不住抓狂的，是那股臭味。

連續獨處三星期；牆面、天花板、地面一色純白；沒有窗子；從不關燈。這些他都忍下來了。他們取走他的手錶；一天送三回一模一樣的食物：一片火腿、馬鈴薯泥、生胡蘿蔔、一片麵包、水；他們不允許任何人進房間；沒有書、沒有影片、沒有電動遊戲。

完全孤立，已經三個星期了。他開始懷疑自己有沒有記錯時間，畢竟他只憑直覺。他努力猜測夜幕何時降臨，睡眠盡量不超過正常時數。三餐或多或少有點幫助，但餐點出現的時間好像並不十分規律，似乎刻意要逼他精神錯亂。

湯瑪士獨自一人，待在鋪滿厚墊、沒有其他色彩的房間裡。唯一的例外是藏在角落、幾乎看不見的小小不鏽鋼馬桶，還有一張他根本用不著的老舊木桌。獨處在難以忍受的死寂中，他有無窮盡的時間來思考那個深植體內的疾病：閃焰症。它是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無聲病毒，會緩緩剝奪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切特質。

這些都沒讓他抓狂。

但他渾身發臭，這讓他的神經變得極端敏銳，侵蝕他穩固的理性基石。他們不讓他沖澡或沐浴，自從把他送進來以後，就沒給過他換洗衣服，或任何清潔身體的物品。只要一塊破布就行

了，他可以沾點他們給的飲用水，至少能把臉擦乾淨。但他什麼都沒有，只有被關進來時穿在身上的那套髒衣服。連床鋪都沒有，他睡覺時蜷縮著身子，屁股貼著牆角、雙臂交抱，竭力保持暖和，卻經常凍得渾身發抖。

他很納悶，為什麼他最害怕的，竟是自己身上的臭味。或許這意味著他已經發瘋了。身體愈來愈骯髒的這個事實像揮之不去的夢魘，讓他滿腦子胡思亂想，覺得自己在腐爛、在分解，覺得體內跟體外一樣散發出令人作嘔的惡臭。

雖然這樣很不理性，但清潔問題才是最令他憂心的事。他不缺食物，飲用水剛好足夠解渴。他睡眠充足，在小房間裡盡可能運動，經常連續幾小時定點跑步。理智告訴他，身體的污穢不潔跟心臟強度和肺部功能無關。可惜沒用，他開始相信身體的惡臭意味著死神逼近，即將把他整個吞沒。

於是乎，這些陰鬱思緒讓他開始思索：泰瑞莎先前說的話會不會是真的。她說湯瑪士已經晚了一步；說他的閃焰症急遽惡化，已經變得瘋狂又暴力；說他早在來到這地方之前就精神失常了。就連布蘭妲也警告過他，說接下來會發生很不好的事。或許她們倆說的都是真的。

除此之外，他擔心他的朋友。他們都怎麼了？人在哪裡？閃焰症有沒有侵入他們的大腦？他們一起經歷了那麼多磨難，結局難道就是這樣？

怒火悄悄燃起，像隻顫抖的老鼠，四下尋找溫暖的棲身之處、或一丁點食物碎屑。日子一天天過去，湯瑪士意識到內心的怒氣逐漸增長，有時候竟會氣得渾身不由自主抖動，他只得緩緩收起那股無名火，重新埋藏起來。但他不打算讓那股怒火永遠消失，只是把它收藏起來，慢慢累

積，等待正確的時間、地點，再發洩出來。這一切都是 WICKED 害的，WICKED 剝奪了他和他朋友們的人生，不計後果地利用他們來達成某些所謂的緊要目標。

湯瑪士每天都對自己發誓上千次：WICKED 必須為這些付出代價。

他估計自己被關進白色房間已經二十二天。這天，近午時分，他背抵著牆，坐在地板上，凝望著那張醜八怪木桌後方的門，腦子裡想的就是那些事。他吃了早餐，也運動過了，就這樣坐著，懷抱著渺茫希望，希望那扇門會打開來，真正打開，整扇門完全開啟，不是只打開底下那個送餐小洞。

他試過開門，試過數不清多少次。桌子的抽屜都是空的，裡面只有霉味混雜西洋杉的氣味。他每天早上檢查抽屜：說不定在他入睡期間會有東西憑空出現。跟 WICKED 周旋，這種事偶爾會發生。

於是他坐著，兩眼緊盯那扇門，等著。白色牆面、靜寂、身體的臭味。他只能想著朋友，民豪、紐特、煎鍋，還有其他倖存下來的幽地門士；荷西和布蘭妲，被大堡救起後他們倆就消失了；海莉葉和桑雅，B 組其他女生，亞里士。想著布蘭妲，以及他在白色房間第一次甦醒時、她給他的警告。她怎麼能在他腦子裡說話？她究竟是敵是友？

他最常想的還是泰瑞莎，即使對她的憎恨與時俱增，他還是沒辦法把她逐出腦海。她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WICKED 很好。不管對或錯，在湯瑪士心目中，泰瑞莎似乎與他們所有的恐怖經歷畫上等號。每回想起她，他就憤恨難消。

在等待的這段期間，或許就是這股怒氣維繫著他僅有的理智。

吃、睡、運動、渴望復仇，他又獨自這樣度過三天。
到了第二十六天，門開了。

2

湯瑪士想像過這一幕，想過無數次。他想過要怎麼做、要說些什麼，想過他要拚了命往前衝、摺倒走進來的人、拔腿狂奔，要脫身、逃出去。但那些念頭頂多只是拿來消磨時間，他知道WICKED不會允許這種事發生。不，在採取行動之前，他得想好萬全對策。

門真的開了，輕輕嗒地一聲彈開，慢慢往旁邊擺動。湯瑪士對自己的反應感到詫異：他沒有任何反應。直覺告訴他，他跟桌子之間已經出現一道隱形屏障，就像離開迷宮後、在那棟宿舍時一樣。還沒，行動的時機未到。

鼠哥走進來時，湯瑪士並沒有太驚訝，當初就是這傢伙前來宣布他們被迫接受最後一關試煉、穿越焦土帶。一樣的長鼻子、鼯鼠般的眼睛、油膩的頭髮披過大半個明顯光禿的頭頂。同樣是那一套可笑的白西裝。不過，鼠哥似乎比上回湯瑪士見到他時來得蒼白。他臂彎夾著厚檔案夾，裡頭胡亂塞了幾十張皺巴巴的紙，手裡拖著一把直背椅。

「你好，湯瑪士！」鼠哥僵硬地點點頭。他沒等湯瑪士回應，逕自關上門，把椅子放到桌子後方坐了下來，攤開檔案夾，開始翻翻找找。當他找到他要的那份文件時，他停下來，雙手攔在文件上頭。接著，他視線轉向湯瑪士，臉上閃過一抹可悲的笑容。

湯瑪士終於開口說話，這才驚覺自己已經幾星期沒說過一句話了，聲音有點沙啞。「如果你

讓我出去，我就很好。」

鼠哥的表情沒有絲毫變化，「是，是，我明白。別擔心，今天你會聽到很多好消息，相信我。」

湯瑪士心底燃起一線希望，儘管只持續一秒，他還是為此感到羞愧。他早該學乖的。「好消息？你們當初選中我們不就是因為我們很聰明？」

鼠哥靜默了幾秒，才說，「聰明，沒錯，還有很多更重要的原因。」他停下來端詳湯瑪士片刻，又說，「你以為我們很喜歡做這些事？你以為我們喜歡看你們受苦？這一切都只為了一個目的，你馬上就會明白。」他的音調愈來愈高亢，最後一個字幾乎是喊出來的，臉也漲紅了。

「哇嗚，」湯瑪士說，他覺得勇氣漸增，「老傢伙，冷靜點，少說兩句。你簡直快心臟病發作了。」說出這些話的感覺真好。

鼠哥站了起來，身子傾向書桌，脖子上的青筋緊繃暴突。接著他又慢慢坐下來，深吸幾口氣。「我以為在這白箱子裡關了將近四星期，人應該會變謙虛點，但你好像比以前更傲慢。」

「所以你是來告訴我，我沒發瘋？說我沒得閃焰症，從來沒有？」湯瑪士克制不了自己。他的憤怒逐漸升高，幾乎快爆發，但他還是努力維持平靜的語氣。「因為我就是靠這個念頭保持理智，我心裡明白你們騙了泰瑞莎，她那些話只是你們的實驗。那麼接下來要送我去哪裡？要送我上瞎卡月球嗎？讓我穿內褲泳渡大海？」他裝出笑容。

鼠哥一直面無表情，由著湯瑪士怒氣騰騰地叫嚷著，之後才說，「你說完了嗎？」

「還沒，我還沒說完。」他等說話等了一天又一天，如今機會總算來了，他的腦子卻一片

空白，先前在腦海裡演練過的那一幕幕假想情節全忘光了。「我……我要你跟我說清楚，馬上說。」

「噢，湯瑪士。」鼠哥聲音很小，彷彿要對小孩子宣布壞消息，「我們沒有騙你，你確實得了閃焰症。」

湯瑪士很震驚，一道冷顫穿透他的滿腔怒火。鼠哥到現在還在說謊？但他聳聳肩，彷彿他早就知道會聽到這種話。「至少我還沒開始發瘋。」他走過焦土帶，跟布蘭姐相處，身邊都是狂客，他其實早就接受自己感染病毒的事實。但他告訴自己，至少目前還沒發病，他還很理智，現階段這樣就夠了。

鼠哥嘆氣道，「你不明白，你不明白我來這裡要跟你說些什麼。」
「我為什麼要相信從你嘴裡說出來的話？你憑什麼要我相信你？」

湯瑪士不記得自己什麼時候站起來，他的胸口因劇烈換氣而起起伏伏。他必須自制。鼠哥眼神很冷酷，兩眼像漆黑的洞穴。湯瑪士知道，不管這傢伙是不是在騙他，如果他想離開這個房間，就得聽對方把話說完。他強迫自己慢慢呼氣，耐心等待。

沉默幾秒後，他的訪客又說話了。「我知道我們騙過你，而且不只一次。我們對你和你朋友做了些很糟糕的事，不過那都是計畫的一部分，而這個計畫你不但同意，還親自協助促成。沒錯，過程中我們不得不做得比最初的構想更深入些，但一切仍然秉持創造者當初願景的精神，而他們被……撲殺之後，你接替他們來實現這個願景。」

湯瑪士慢慢搖頭，他知道自己以前不知怎的曾經跟這些人同流合污，如今他不敢想像，怎麼

會有人讓別人去承受他所經歷的一切？「你沒回答我，你憑什麼要我相信你說的話？」當然，湯瑪士並沒有說出他回想起多少事。儘管通往過去的窗口布滿塵垢、只顯露出些許模糊不清的片段，他卻知道自己曾經與 WICKED 合作，他還知道泰瑞莎也是，他們倆幫忙設計迷宮。然而，他還有其他零碎記憶。

「因為沒必要繼續隱瞞你，湯瑪士，」鼠哥說，「不需要了。」

湯瑪士忽然覺得疲倦，彷彿全身的力氣流失，一滴不剩。他重重嘆了一口氣，跌坐在地板上，搖搖頭，「我連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都不懂。」既然言語不值得信任，又何必交談。

鼠哥繼續侃侃而談，他的語氣變得比較不那麼生疏、客觀，比較像在傳授知識。「你應該知道，現今世界有種恐怖病毒，正在啃噬人類的心靈。截至目前為止，我們處心積慮所做的一切都只為了一個目的，唯一的目的：分析你的大腦常模，從中建立藍圖。我們的目標是用這份藍圖發展出閃焰症的治療方式。過程中會犧牲某些人的生命，會產生痛苦和磨難，這些代價你一開始就知道了，我們大家都知道。這一切都是為了延續人類的生命。我們的目標即將達成，已經非常非常接近了。」

湯瑪士曾經幾次回想起過去的事，比如轉化時及轉化後偶爾出現的夢境，還有那些偶爾跳出腦海、像高速閃電似的畫面。此刻，聽著眼前這個白西裝男人說的話，湯瑪士感覺像站在懸崖邊，而所有答案都即將從底下的深淵浮上來，讓他一窺全貌。想要抓住那答案的衝動太強烈，幾乎壓抑不住。

但他戒慎恐懼，他知道自己也牽涉在內，知道自己協助設計了迷宮，而且在原始創造者死亡

後接手，用一批新手重新推動計畫。「我想起太多事，多得讓我覺得很羞愧，」他坦言，「但親身經歷這一切傷害，跟幕後策劃截然不同。這整件事根本就不對。」

鼠哥搔搔鼻子，挪了挪坐姿。湯瑪士說中了他的弱點。「湯瑪士，等今天結束時再看你怎麼說，到時候再說。我先問問你，你認為不可以為了挽救絕大多數人而犧牲少數人嗎？」鼠哥上身前傾，說得慷慨激昂。「這是個很古老的議題：當我們別無選擇時，是否能夠不擇手段來達成目標？」

湯瑪士只能盯著鼠哥。這個問題根本沒有好答案。

鼠哥似乎露出了笑容，但看起來更像在嘲笑。「湯瑪士，你只要記住，你曾經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他開始整理文件，彷彿正打算要走，卻沒有起身。「我是來告訴你，一切都準備妥當，資料也搜集得差不多了，我們即將完成某種偉大功業。等我們取得藍圖後，隨便你跟你朋友去哭訴我們有多不公平。」

湯瑪士很想說點狠話打斷鼠哥，終究隱忍下來。「折磨我們怎麼能取得你說的這個藍圖？送一堆非自願的青少年到險惡迷宮，眼睜睜看其中某些人送命，這些跟尋找某種疾病的療法怎麼能搭上關係？」

「關係可大了。」鼠哥重重嘆口氣，「孩子，很快你就會想起所有的事。我猜你對很多事感到很後悔，在此同時，有些事你得弄明白，也許之後你會回心轉意。」

「什麼事？」湯瑪士真的不知道那傢伙會說出什麼話來。

鼠哥站起來，撫平長褲的皺褶，拉拉外套，雙手在背後交握。「你確定感染閃焰病毒，可是

病毒對你沒有任何影響，永遠也不會有。你屬於一種非常稀少的族群，你對閃焰症免疫。」

湯瑪士嚥下口水，說不出話來。

「在外面，在真實世界裡，人們稱你這種人為『免崽』。」鼠哥又說，「而且他們非常、非常痛恨你們。」

3

湯瑪士啞口無言。雖然被騙過很多次，但他知道剛剛聽到的話是真的。根據他這陣子的經歷來看，這事合理至極。他，或許還有其他幽地門士和B組所有人，對閃焰症免疫，這就是他們被選來參與實驗的原因。他們所有的遭遇，所有欺瞞與殘酷手段，他們行動中碰上的所有怪物，都是某個精巧實驗的一部分，這個實驗最終會幫助 WICKED 找到治療方法。

他豁然開朗。更何況，這件事觸動他的回憶，感覺很熟悉。

「看來你相信我的話。」鼠哥終於打破沉默。「我們一發現世上有你們這種人，身上感染了病毒，卻沒有任何症狀，我們就挑出你們之間最聰明、最優秀的人選。WICKED 就是這樣產生的。當然，參加實驗的人之中，有些人不能免疫，那些人被選來當做對照組。湯瑪士，做實驗一定得有對照組，確保所有數據不會失真。」

最後那些話讓湯瑪士的心直往下沉。「誰不能……」他問不出口，太害怕聽到答案。

「誰不能免疫？」鼠哥挑起眉毛問道，「嗯，你不認為他們會比你更早知道嗎？先談要緊事，你臭得像爛了一星期的死屍，我先讓你去沖個澡，再幫你找些乾淨衣服。」說完他拿起檔案夾，轉身走向門口。當他的腳即將跨出門口時，湯瑪士的思緒終於集中起來。

「等等！」他叫了一聲。